



谈东北林区劳动号子音乐

民间音乐研究丛书

赵希孟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9518

民间音乐研究丛书

谈东北林区劳动号子音乐

赵希孟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9518

封面设计：励忠发
插图：高申

民间音乐研究丛书
谈东北林区劳动号子音乐

赵希孟著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3面文字及简谱 2插页 6印张

1981年3月北京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8026·3761 定价：1.15元

前 言

我是一个林业工人出身的业余音乐工作者。

东北林区劳动号子，是我有生以来听得、唱得最多的一种劳动歌曲。自建国那年，我当上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那天起，就生活、劳动在这此伏彼起的劳动歌海之中。

林区劳动号子——这劳动人民的歌声，多少年来紧密地伴随着我们林业工人战胜严寒酷暑，鼓舞着我们闯关夺险，统一着我们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步伐，倾吐着我们林业工人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而我，作为劳动号子的领唱者，对我们林业工人的劳动歌声，则具有更加深厚的感情。很早我就想让这劳动人民的歌声飞到舞台上，传到广播里，使更多的人听到它，从而也能受到激励和鼓舞。但是，因为当时我的音乐知识和文化水平还都很差，没有条件做到。

后来，在党组织的关怀、培养下，使我有了学习的机会。森林里的劳动歌声飞上舞台的愿望实现了。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就把稍作艺术加工的各种号子搬上了舞台，先后参加过业余文艺宣传的演出和省、地区举办的文艺汇演。一九五六年中央文化部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时，大会把我同两位专业音乐工作者合作的以“林区号子”为音乐素材改编、创作的一组男声合唱——《森林号子联唱》（三首），列为演出的节目之一；同时我也作为林业工人的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了那次演出。

在北京参加全国音乐周演出期间，看到“林区号子”深受广大

群众和音乐工作者热烈欢迎的动人情景，使我深受感动与鼓舞；在与一些著名音乐家会面交谈时，看到他们对劳动号子音乐都是那么重视，又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当时，马可同志就嘱咐过我：要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一套林区劳动号子音乐资料。他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回来后，我就着手进行了这项工作。

从一九五六年秋到一九六一年春，大约经过四年多的时间，我所搜集整理的林区号子基本上有了个轮廓。正当这时，马可和舒模两位同志公出来到我省，顺便看了这个初稿。看后，他们给了很多具体的指教和热情的鼓励。当时的谈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马可同志说：“古今中外，还没有出现过一本劳动号子和专门谈劳动号子的书，在世界音乐史上，这方面还是个空白。”他还说：“把这个东西搞出来，很有价值，它是民间音乐研究和音乐创作的宝贵资料，也是对我国音乐事业的宝贵贡献。”他一再勉励我应当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按照马可同志的叮嘱，我又访问了许多老工人，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对东北林区号子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同其它民歌的联系……等等，作了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和分析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春，初稿已基本完成。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音乐工作遭受到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重破坏和摧残，而我的这项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和损失。它不仅被搁置十多年之久，而且使许多重要资料，如各种号子在实际劳动当中歌唱时的现场录音，为做插图用的照片底版以及采访记录等等，均被遗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与教育，不辜负广大林业工人和老一辈音乐家对我的热切期望，我奋然提笔，除对林区号子原稿进行重新修订之外，并补充了部分新的内容。今

天把它整理出来，作为我参加革命后在东北林区工作三十年学习林区劳动号子的一点成果。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但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只能把它作为一份民间音乐资料，供专业和业余音乐工作者研究参考。我殷切地希望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除受到马可同志生前的直接指教之外，还得到不少同志的具体帮助以及许多林业老工人师傅们的热情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赵 希 孟

于黑龙江省伊春

目 录

前 言

概 述	(1)
(一)林业工人的亲密伙伴——劳动号子	(1)
(二)从东北林业的发展看林区劳动号子	(7)
(三)东北林区劳动号子的产生与发展	(21)
(四)东北林区劳动号子的特点及其演唱形式	(41)
1. 关于歌词	(42)
2. 关于曲调	(43)
3. 关于调式、调性	(58)
4. 关于歌唱形式和节拍规律	(58)
5. 关于领唱与众合的关系	(58)
6. 关于演唱的开头	(59)
7. 关于演唱的自由发挥	(62)
蘑菇头号	(64)
(一)哈腰挂号	(65)
附录: 哈腰挂(单号之一)	(71)
哈腰挂(单号之二)	(73)
哈腰挂(双号之一)	(75)
哈腰挂(双号之二)	(78)
哈腰挂(双号之三)	(79)
哈腰挂(双号之四)	(81)

注: 本书“附录”部分均为各种号子的曲谱。

哈腰挂(双号之五)	(83)
哈腰挂(单、双号混合)	(84)
(二)拉鼻子号	(87)
附录: 拉鼻子号(之一)	(90)
拉鼻子号(之二)	(93)
 大掐子号	(100)
附录: 大掐子号(之一)	(103)
大掐子号(之二)	(104)
大掐子号(之三)	(105)
大掐子号(之四)	(106)
 拽大绳号	(109)
(一)两把绳号	(114)
附录: 两把绳号(之一)	(118)
两把绳号(之二)	(120)
两把绳号(之三)	(121)
(二)一把绳号	(122)
附录: 一把绳号(之一)	(126)
一把绳号【快三板】(之二)	(128)
一把绳号(之三)	(129)
一把绳号(之四)	(130)
(三)一、两把绳混合号	(132)
附录: 一、两把绳混合号	(132)
 了 号	(136)
附录: 了号(之一)	(138)
了号(之二)	(140)
了号(之三)	(141)

瓦杠号	(143)
附录: 瓦杠号(之一)	(146)
瓦杠号(之二)	(148)
瓦杠号(之三)	(150)
瓦杠号(之四)	(151)
瓦杠号(之五)	(152)
 流送号	 (155)
(一)拉羊拽号.....	(155)
附录: 拉羊拽号(之一)	(159)
拉羊拽号(之二)	(160)
拉羊拽号(之三)	(163)
拉羊拽号(之四)	(164)
(二)羊工号.....	(165)
附录: 羊工号(之一)	(166)
羊工号(之二)	(168)
 吆吆三号	 (171)
附录: 吆吆三号	(173)
 朝鲜族号	 (175)
(一)拉鼻子号.....	(175)
附录: 拉鼻子号(之一)	(176)
拉鼻子号(之二)	(177)
拉鼻子号(之三)	(179)
(二)勾兰呀号.....	(181)
附录: 勾兰呀号	(182)

概 述

(一) 林业工人的亲密伙伴——劳动号子

东北林区劳动号子,系泛指流传在祖国东北长白山、完达山和大、小兴安岭林区的各种运木劳动号子。它是林区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际劳动当中,根据各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和具体的劳动内容,创造出来的一种劳动歌声。在林业生产没有实行机械化作业以前的很长年代里,作为统一劳动步调、鼓动情绪和倾吐内心感情的号子,一直在广大林业工人的口里歌唱着、流传着,在劳动中应用着。到了林区,无论是山上、山下的大小楞场、贮木场,还是推河、流送的江边、河畔,到处都可以听到这种歌声。在不同的劳动场所,根据各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和内容,又有各种不同的歌调。它简直成了林业工人劳动和生活的亲密伙伴。工人们说:“劳动离不开号子,离开了号子,大家的劲儿就使不到一块儿去;号子也离不开劳动,离开了劳动,多么好的号子也唱不出劲儿来。”

林区劳动号子,同其它劳动号子一样,在其刚刚诞生的时候,还仅仅是劳动生活中的一种自然形态的极其简单的劳动呼号。但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生产劳动方式的不断改进,它也就由原始形态的简单歌调逐渐地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规律、独特形式和风格的劳动歌声了。在这当中,林区号子即便处于自然形态的简单歌调时期,或者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特歌声,它始终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特别是在阶级社会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环境中,它不仅仅是统一劳动步调、指挥劳动步骤的语言,而

且也反映了人们的不同思想感情和人们的各种生活情况。

解放前，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极其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承受着无比沉重的劳动，尤以林业工人为甚。过去在林区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穷汉子入了山，	如进鬼门关。
吃的是橡子面儿，	穿的是麻袋片。
身挨皮鞭打，	‘磨骨头’压在肩。
出尽牛马力，	腿断腰压弯。
绿色儿的监狱，	活着出去难。
可怜我‘木把’，	哪里去申冤？”

那些被抓到山里当“劳工”的穷哥们儿，成年累月地在死亡线上挣扎，被冻死、饿死和累死的不计其数，真是“绿色监狱，白骨遍山”。据老工人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唱出来的是一种沉重、压抑但又不肯屈服的声音。如我国东北林区最早的一种抬木号子《大掐子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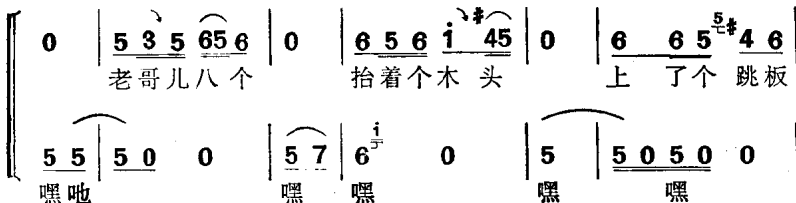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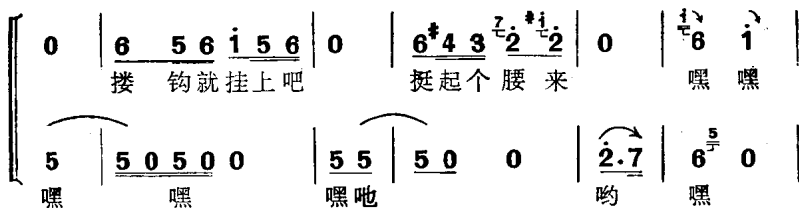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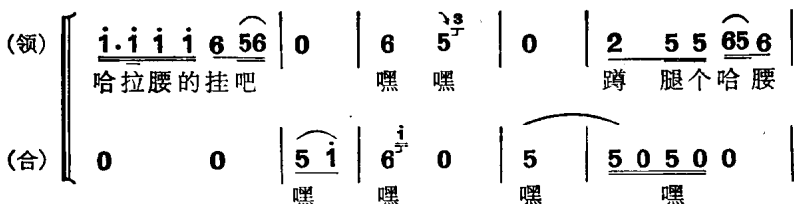
$\frac{4}{4}$ $\text{♩} = 64-76$

(前八人)	$\overset{5}{\underline{3}}$	2	$\overset{3}{\underline{2}}$	1	<u>1 0</u>	0	0	0	
	吼	咳	咳	呀					
(后八人)	0	0	0	0	$\overset{5}{\underline{3}}$	2	$\overset{3}{\underline{2}}$	1	
					吼	咳	咳	呀	
	$\overset{5}{\underline{3}}$	2	$\overset{3}{\underline{6}}$	5	<u>5 0</u>	0	0	0	
	吼	咳	咳	呀					
	<u>1 0</u>	0	0	0	$\overset{5}{\underline{3}}$	2	$\overset{3}{\underline{2}}$	1	<u>1 0</u>
					吼	咳	咳	呀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人阶级做了国家的主人,劳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加之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劳动条件不断改善。劳动已不再是沉重的苦难,而是成了他们奔向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自觉行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林业战线上,广大林业工人,信心百倍,干劲冲天,以主人翁的姿态在进行着紧张热烈的劳动的同时,抒发着他们对大自然的感情,以崭新的音调来反映沸腾的社会主义劳动生活。这时他唱出来的则是一种高亢、嘹亮和雄壮有力的声音。如拾木号子《哈腰挂号》。

$$\begin{array}{r} 21 \\ \hline 44 \end{arr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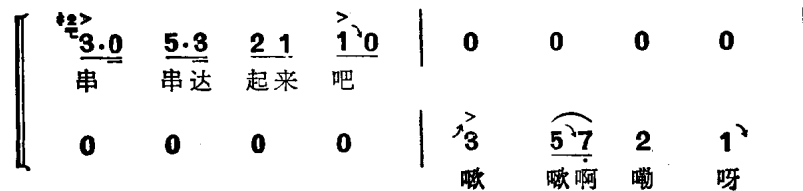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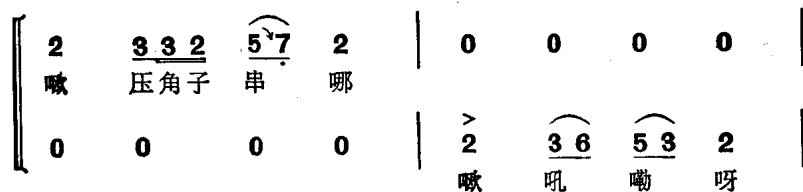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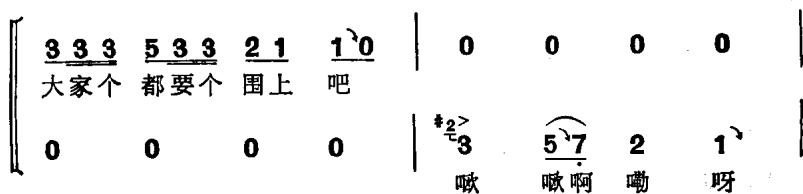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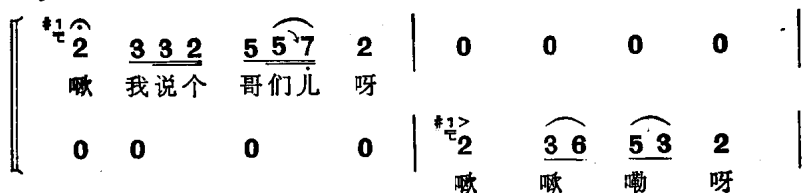
♩=80—92





又如流送拆垛号子《拉羊拽号》:

$\frac{4}{4}$ ♩ = 80—90



$\left[\begin{array}{c} > \\ 2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7.7} \\ 翻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6.7} \\ 上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2 \\ 来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 \\ 2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3.2} \\ 吼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5.3} \\ 啊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2 \\ 呀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 \\ 2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3.2} \\ 吼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5.3} \\ 啊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2 \\ 呀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 \\ 2.7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2.7} \\ 这就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6.5} \\ 过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5 \\ 来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 \\ 2.7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2.7} \\ 喂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2 \\ 呀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5 \\ 嘞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5 \\ 吧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 \\ 2.7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2.7} \\ 喂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2 \\ 呀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5 \\ 嘞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5 \\ 吧 \end{array} \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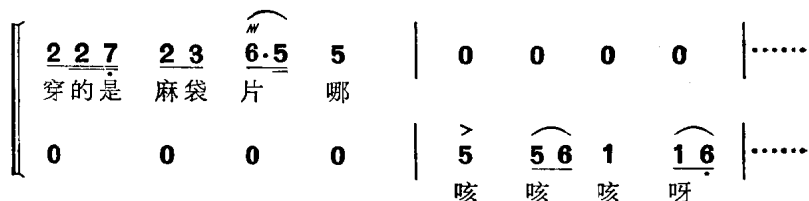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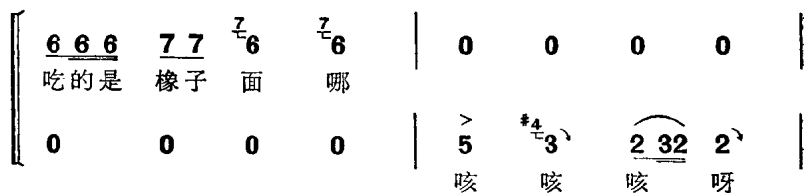
这两首号子的音调激昂、明快,节奏单纯、活泼,再加上歌唱时的欢快、高昂情绪,反映了新社会林业工人的幸福愉快生活,同时也表现了伟大工人阶级的坚定、沉着、极端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就同一种号子,由于时代的不同、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其音调则有所差异。如流送捞旱滩号子《羊工号》,在解放前演唱时的音调,就比较忧伤、低沉。例:

$\frac{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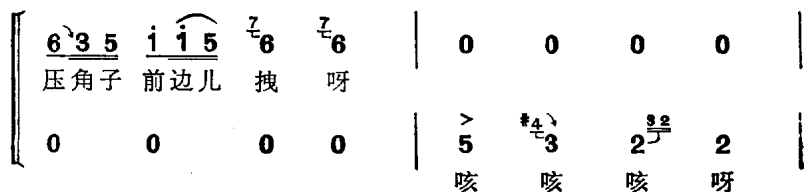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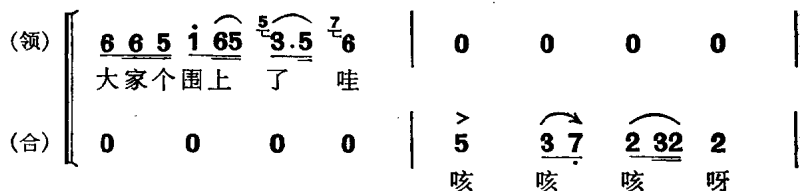
(领)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6.6.6}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5.3}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6.7}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7.6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合)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 \\ 5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sharp 4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3}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2}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穷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汉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子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入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山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哪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咳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咳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2.27}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2.3}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5.5}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5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0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 \\ 1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7.6}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5.5}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5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如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进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鬼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门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关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哪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咳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c} 咳 \end{array} \right.$



解放以后,这种号子的音调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领唱部分,那种忧伤、低沉的音调基本上已经消失。例:

$\frac{4}{4}$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5\ 6\ 6} \quad \underline{\dot{1}\ 3} \quad \underline{5\ 65} \quad 5 \\ \text{瓦杠的} \quad \text{后边儿跟} \quad \text{哪}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0 \quad 0 \quad 0 \quad 0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0 \quad 0 \quad 0 \quad 0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 \dot{1} \quad \underline{6\ 3} \quad \underline{5\ 65} \quad 5 \\ \text{咳} \quad \text{咳} \quad \text{咳} \quad \text{呀}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dot{1}\ \dot{1}\ 2} \quad \underline{\dot{1}\ 5} \quad \overset{7}{6} \quad \overset{7}{6} \\ \text{大家个} \quad \text{齐鼓} \quad \text{劲儿} \quad \text{啊}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0 \quad 0 \quad 0 \quad 0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0 \quad 0 \quad 0 \quad 0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 5 \quad \underline{3\ 7} \quad \underline{2\ 3\ 2} \quad 2 \\ \text{咳} \quad \text{咳} \quad \text{咳} \quad \text{呀}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underline{\dot{1}\ \dot{1}6} \quad \underline{56\ 3} \quad \underline{5\ 65} \quad 5 \\ \text{任务} \quad \text{提前} \quad \text{完} \quad \text{哪}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0 \quad 0 \quad 0 \quad 0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0 \quad 0 \quad 0 \quad 0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 \dot{1} \quad \underline{6\ 3} \quad \underline{5\ 65} \quad 5 \\ \text{咳} \quad \text{咳} \quad \text{咳} \quad \text{呀} \end{array} \right $

(二) 从东北林业的发展看林区劳动号子

劳动号子的历史悠久,它不但要早于各种民歌、民谣以及其它各种文学形式……,甚至要早于人类完整的语言。正如鲁迅先生说:“我们的祖先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拍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同样,倘若用什么记号把些有音高、有节奏的声音原型记录下来,也就是最早的音乐了。

林区劳动号子的历史要早于其他各种号子。我们的祖先,从离开山洞居住那天起,就渐渐地学会伐木造屋。见于文字记载的

《诗经》里的“伐檀”、“伐木”为最早。其后在《淮南子·道应训》中，对于抬木号子的歌唱形式(唱法)，则有了更明确、生动的记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方歌也。”可见，“举木”歌(也即最早的抬木号子)已有很久的历史了。

至于东北林区劳动号子，据考证，它是随着东北林区的开山采伐而产生，并在长期的实际劳动中经过普遍的流传、应用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和东北林区的开发时间、生产规模、生产方式和使用工具……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据有关文献记载，直到上世纪(十九世纪)末，东北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林区，到处是森林，向有“林海”之称。那时称林区为“山里”(如“东山里”、“南山里”)，到山里砍伐木材的人被称为“木把”。

由于那时生产规模小，人员也少，加之劳动方式和使用工具的落后，所以他们在劳动中，为了力量的集中，不得不自然地喊出一些语调稍加夸张的“咳哟，咳哟”的声音来。这就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杭育杭育派”。这种自然形态的简单呼号，还谈不上有什么完美动听的曲调。

到了二十世纪初，东北林区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开发。据《东北经济木材志》一书记载：“一九〇三年帝俄筑成中东铁路，横贯东北，经大兴安岭南部直达长白山北部的牡丹江地区。一九〇四年后，俄商用承租的名义取得了铁路两侧的采伐权，在西段的轳子山与牙克石之间和东段的小岭到细鳞河之间，两段大约七百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砍伐。”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以“合作”为名，在长白山南部鸭绿江、浑江流域进行了同样的砍伐。特别是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完全取代了帝俄在我东北享有的一切特权之后，对我东北林区森林资源的掠夺，规模越来越大，逐步扩展到长白山中部、北部和大兴安岭地区。据《东北经济木材志》记载：“从一九三一年起的十四年内，每年仅运到日本的木材就有五百万立方